

在虚实之间，确有一些值得去倾听的故事。

东方朔和猛犸象

[日] 幸田露伴 著 范宏涛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雨月譚

东方朔和猛犸象

[日]幸田露伴 著 范宏涛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从仙人到猛犸象,从《聊斋志异》到《今昔物语》,幸田露伴运用渊博的中国和日本古典知识,乃至西方神秘学的元素创作了《怪谈》等短篇,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森罗万象的怪奇世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朔和猛犸象 / (日) 幸田露伴著; 范宏涛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雨月谭)

ISBN 978-7-302-40617-4

I. ①东… II. ①幸… ②范…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4769号

责任编辑: 纪海虹
装帧设计: 黄佳菁 胡 静
责任校对: 王凤芝
责任印制: 刘海龙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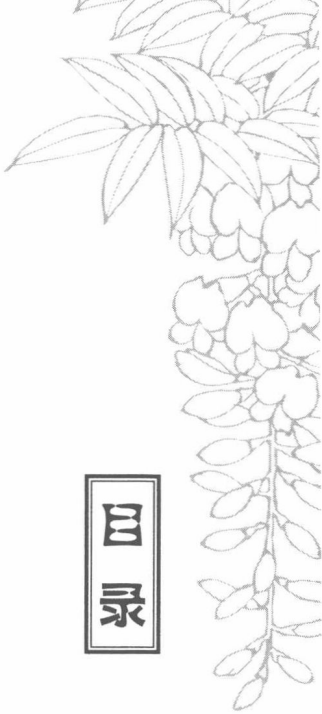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 × 210mm 印 张: 4.875 字 数: 104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产品编号: 056664-01



目 录



观画谈 // 001

怪谈 // 025

中国的灵异现象 // 047

神仙道中一先人 // 055

《聊斋志异》《芝加哥观察报》和魔法 // 075

东方朔和猛犸象 // 079

《今昔物语》和《剑南诗稿》// 085

蛇和女子 // 089

金鹊镜 // 095

不可思议 // 105

传说的真相 // 113

鹰 // 123

扶鸾之术 // 131





观画谈

观画谈



很早以前，我从某人那里曾听得一则妙趣传闻，至今犹未忘却，纵使其中的人名和地名已如林中篝火的轻烟一般，不知飘往何处。

讲述者的朋友中有一个叫甲某的男子，那男子是普通人中的佼佼者，即使上学晚，也努力读完了大二。因为该男子生于极为贫寒的家庭，所以他自然未能如愿以偿地拜师求学，因此读完乡下小学就开始自力更生，或给小学教师打打副手，或做一些像村公所小吏一样的活计，如同刻苦勤勉的模范一样边工作边学习。在自学数年之后，他的学问渐渐长进，学识也为人所赏识。因此，他也走通了一些门路，终于上得京城。他一边自我激励，一边仍然坚持过着艰难的日子，直至考上大学，因此他也成了同窗中的最年长者——岂止如此，他简直要比别人大五六岁。

也许是他一本正经地坚持蝼蚁造塔般迟缓的行动，为俗

世应酬所累的皱纹已爬满额头，他心中也萌生了其他学生尚未有的细小沟壑。但是，仅用于支撑大学期间费用的存款恐怕也是他用勤奋和节俭换来的。因此，那人第一次感到自己成了真正的学生，他心怀一种非常清静纯朴、惹人怜爱的愉悦和矜持，或心无旁骛地聆听大师的讲义，或沉浸于浩瀚的图书馆中。他一边深感能够置身于终日不为杂事所扰的境地而充分学习比什么都高兴，一边心满意足地徜徉在“勤学的乐趣”之中。

他从其他年轻无邪的同窗那里得来一个“大器晚成”先生的绰号，对于由于年龄差异和老气横秋的举止而得来的绰号，他却带着怯懦的微笑欣然接受，平静地独自一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求学。其实，“大器晚成”先生在学习态度方面不像同窗那样天真，换言之就是不会参加低级且毫无意义的吃饭应酬，对于运动、游戏和交际也不活跃，因为那只不过是年轻气盛的表现罢了。但是，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三道四的优秀人才。同窗们虽然没有和他结成挚交好友，但是他们在内心里尊敬他，除茶目吉等一两个特例外，其他人都对他寄予无言的同情。

不过，大概是因为多年辛苦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得以看见前途平坦光明、胜利在望而有所疏忽，或者是由于过度勤学，他患上了一种莫名的疾病。当时，世间还是第一次听说神经衰弱这种病名。

难道真是患上了所谓的神经衰弱症，或者是得了慢性胃病？连医学博士们的诊断也模棱两可，总之是因人而异的不明疾病袭来，使他的身体逐渐衰弱。因为除了削减支出以外别无他法，那人倍感苦闷。但也因确实无法战胜病魔，他听

从别人的劝说，暂时搁置学业，努力保养身心，去往山清水秀之地吸收充满天地浩气的活力，从而远离东京的尘埃。

以他现在的境况，去伊豆和相模那样既可观光又能休养的地方显然财力不足，所以他最初选择了房总海岸。但是，因为岸边总是噪音不断，所以“大器晚成”先生并不中意。既如此，他也发现自己已经厌烦了拖着病体回到故乡平芜^①的村落，就决定到野州上州的山地或者温泉游玩一两日或三五日，在那里就如身处浮着白云的风中、飘着秋叶的空中，轻快的身体伴着一颗愉悦的心。棉缎大洋伞下，他上身穿着褪色的制服，脚上穿着结实且带有一点弹性的皮靴，有时步行五里七里，也有时乘车行上十里二十里，就这样持续着无止境的漫游之旅。

因为值得同情的“大器晚成”先生自身并非荷包鼓鼓之人，所以只能依靠尽力削减手头开支，在物价不高的地方到处奔走，借宿于并不奢侈的旅馆勉力维持。此外也有得逢机缘的时候，通过遇见好客的富户或者投靠地处方外的山寺，他终于走出福岛县和宫城县，进入奥州一处偏僻的山中。因为“大器晚成”先生是个极严肃之人，所以他认为俳句等是轻薄自大的老顽童的把戏，而阅读小说稗史^②更是如同罪恶，他评价《徒然草》也并非好作品，所以他此番旅途大概会索然无味。不过，即使如此，旅途也有些许惬意之事，他仅以小赋汉诗作为旅途的唯一乐趣，行走穿梭于落寞夕阳下的山路和晓风中的草径。

① 杂草茂盛的原野。

② 民间史书。

早秋的奥州山间，到处都是南部领^①的感觉。途中，“大器晚成”先生费力挪动着如鹤般瘦弱的病体，沿所谓的大街走上两三日路程，再折入七零八落的偏僻村子中的一个寺院。在旅途中有时会遇见游历者，他会与之结伴而行。在案几上作一二首律诗，以米法山水^②或怀素草书^③之类将白纸弄脏的精明手段为资本，从一个旅游地到另一个旅游地，那游历者都以一副老师的样子教导出来游玩的人：

“您既然是为那种原因而来，这附近倒有这样一座寺院。虽说这寺院历史悠久，但如今却破落了下来。寺内有一个小瀑布，那瀑布的水是无与伦比的灵泉。虽然不知是不是延年益寿的灵泉，但是它闻名遐迩，因此既有人从二三十里远的地方赶来取水，也有人拜托寺院附近的农家将水打上来加热后泡澡用，就这样令人难以想象地医好了久治不愈的顽疾，特别是连医生也难以诊断的不明疾病也能得到治疗，流传至今的证据还有不少。如果东京名医们能够轻易治好您的病也就罢了，而您现在既然无心游玩，与在这田乡之间消磨，不如去那里体验一番了。那个寺院的住持，还会亲自在棉法衣上系上束衣袖的带子，在土豆地、麦子地里挥动大柄勺，不会给人丝毫隔阂感。因为那里只有他和他两年前收的小弟子，旅客大概每日只需付二三十钱就可借宿院中。寺中房间虽说有些古旧变形，但地方确实不差，所以在那里安顿下来，每天烧水洗澡取乐岂不妙哉？景色虽说没有特别值得一提之处，但那里悠然僻静，实为绝佳

① 江户时代武藏国地名，现在埼玉县上屋市东部。

② 中国北宋时期的米芾和他的儿子米友仁创立的山水画。

③ 唐代书法家中的草书大家。

之地。”

听完这番细谈，“大器晚成”先生不由得浑身起劲，只要稍思略想就会顿时兴起而充满好奇，不过他也算是在别人的特意指引下，才对那寺院充满期望而进入深山的。

路沿着巨大的山谷向上延伸。两岸的山时而从右边逼近，时而从左边压来，时而两侧一同逼近，一水之遥的远处巨岩下面冒起白泡，沸腾流动。

因为有些地方道路看似通向对岸，所以一会儿才度过那架在令人眩晕的急流之上的危险独木桥，过一会儿又以相同经历再次返回，以此向行。令人畏惧的高大岩石横卧在前进路上，如果在行进中因为不知是否该往某个方向前行而疑惑不安，艰难地走到岩石呈线状分布的路上，有时会只得状若蝼蚁、螃蟹般地穿过岩石，然后放松叹息。不管怎样如果没有在途中遇见这样的行人而来到这穷山僻地，则必然会产生些许后悔之意。

“大器晚成”先生在微暗的繁茂树荫之下边休息边怀着不悦的心情沉默着，只听见“嗖”的一声，一只叫不上名字的鸟儿唱着不知何意的歌从头上飞过。

道路终于平缓下来，对岸变成了异常高耸的岩壁，岩壁下面有河流穿过，而这边的山也自然而然地呈现在眼前。山田看起来呈段状分布，若觉得小米穗和黍子穗有些低垂，那么在像是被兔子糟蹋过的萧条豆子地里，则更有已经掉光叶子的枯黑色豆子长在那里，衰弱无力地表现出一种欲哭无泪的样子。豆田那边，有两三处破败的茅屋看起来很忧伤地零星分散着。天刚刚开始变黑，但是，当略带寒意的风“嗖”的一下从上面吹来的时候，槲树和榉树的黄叶从空中零零碎

碎地掉下来，这时，不仅仅是叶雨，就连真正的雨点也纷纷落下。

抬头看向山谷上方，略带白色的云朵迅速压了过来，瞬间便侵蚀了峰峦^①、岩石、松树，忽然连对岸高耸的岩壁也如画作般被抹消了。有美景可以欣赏固然是好事，不过现在云层正缓缓地笼罩下来，低沉到简直就要遮蔽住撑开的大伞了。在哗啦一声巨响之后就是大雨滂沱，林木也随之发出声音，像是刻意袭来，专程欺负这闲来无事闯入山中的他乡之客。“大器晚成”先生着实惊慌失措地向山外跑了一小段。不过，幸运的是，他的眼前很快出现了一座落户在山里的农家。

他噔噔噔地跑着，正要跑进农家常见的土间^②时，雨伞碰到了挂在门檐上的一捆玉米，玉米吧嗒掉落，把正在土间角落的磨盘旁边吃食的两三只鸡惊得高声啼叫着跑了出去。

“怎么回事？”

一个沉闷的声音问道，同时一个头发凌乱、看不清面目的老婆婆从土房子左侧的起居室探出头来。她约莫六七十岁光景，花白的头发已无光泽，像点着火之后就能噼啪燃烧起来似的，枯黄的脸上布满皱纹。老婆婆的视线从一脸难为情，收好伞欲稍作解释，并询问寺院所在的“大器晚成”先生头上，一直移到滴答滴答淌着雨水的伞尖。她向这位穿着金纽扣黑色西装的陌生人表示礼貌，未说一句责怪的话。

她说，如果一直往上走，自然就会到达寺院。这里叫门前村，只要走过这几户人家，寺院就近在眼前了。

① 山峰。

② 素土地面房间，三合土地面。

还礼谢过之后，“大器晚成”先生离开了老婆婆家。雨越下越大，他边撑开伞边回头看，长着木雕般脸庞的老婆婆仍在注视着他，而她的脸庞也奇妙地映入了“大器晚成”先生眼里。

“大器晚成”先生从断断续续分散着的七八家屋前走过，每一家都闲置着，似乎无人居住。在他将近走完整个村子的时候，寺院出现在眼前。寺院的瓦上杂草丛生，被新雨淋过后愈发有一种古旧沉闷的气韵。总之，在回想起它昔日的非凡气派的同时，而今的破落无用尽现眼前。

走进寺门，寺内意外地空旷开阔，那里长有不知是松树还是杉树的参天大树，看起来很多年前曾被人砍伐过。如今雨水淅淅沥沥地打在残留的树桩上，告诉人们那里确曾拥有生机。右手边有一座钟楼，可以看见在微微高起的房基石周围，被风吹来的黄叶中泛着赭红的湿色。中等大小的钟在渐渐逼近的暮色中，末端带有明亮的青绿色，龙头部分挂在那里，在朦胧的黑色中透着一种森严的寂寞。

只有在这样的寺院，才能看到屋脊高高在上的正堂，那屋脊是不是回禄^①过已经无从知晓。微微高起的地方有一个类似厨房的建筑，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在曾经可能是正堂佛殿的位置正好能看见几座基石。雨水亲昵地降下来，似乎在问候着基石，可以清楚地看见基石立柱的石孔中如今积满了雨水，仿佛是因雨水的到访而溢满了感谢和喜悦的泪水。“大器晚成”先生一边想着这院中的种种变迁或许也可以在这里寻求解释，一边走进厨房。厨房正面被巨大的防雨门板给

① 因火灾而燃烧。

封死了，所以他便从厨房口敞开着的地方走进去。一看，里面竟只有一个大土间，土间对面的角落里有一个大土灶，在入口附近有两双布满尘土并且已经腐烂的草鞋和两双旧木屐，一只底齿掉落的木屐正面朝上，像死了一般躺在那里。这一切引起了“大器晚成”先生的沉思。

“有人吗？”

他用不太洪亮的声音说。声音在土间里响起，但并没惊起一点尘埃。里面寂静无声，外面雨哗哗地下着。

“有人吗？”

他再一次喊道，声音响起，但没有应答。雨哗哗地下着。

“有人吗？”

他第三次喊，那声音回响到了他的耳朵里，但是哪儿也没有传来应答。外面雨哗哗地下着。

“有人吗？”

他依然喊着。还是像刚才一样没有回音。他有点着急，刚想要再次呼喊的时候，不知哪个地方发出了黄鼠狼或是大鼠活动的声音。紧接着，好像有人来了，左边台阶上方紧闭着的笨拙窗子喀哒喀哒地开了。一个十八九岁、书童模样的小沙弥走了出来，污迹斑斑的衣衫上露着灰色棉花，一半没有剃度的头上还长着头发。他将已由白变灰了的带子一层一层地缠好后，卷入所谓的“僧卷”中。大概因为“大器晚成”先生习惯了游历，他对谢绝借宿之类的闭门羹难以忍受。他很快说出了大致来意，将用白纸包裹的一些钱硬塞给小沙弥。尽管如此，小沙弥还是像真正的僧人一样态度生硬得很。

过了一会儿，他一本正经地走进里面，暂时没听见声响。大概是里面很深，所以听不见任何声音，静悄悄的。而外面，

雨哗哗地下着。

“大器晚成”先生刚觉着有声音传来，小沙弥就从另一个入口走进来，将打好的水倒在小盆里，说道：

“请您洗漱一下吧。”“大器晚成”先生心想，这太好了！他就照着小沙弥的引导脱掉泥鞋子洗脚。入口处看起来像起居室，那里面安放着一个大脚炉，房间有十五六张榻榻米大小。穿过起居室，就通到一间一张榻榻米宽、五六张榻榻米长、入侧^①一样略有些黑暗的房间。起居室也好，那个房间也好，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松动的地板都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最后通到一间十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那里面横放着一张大矮桌子，桌子朝向门口摆放。那里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经历风吹日晒后脸庞呈赭红色显得很结实的作苦人^②，他的脸看起来红一片紫一片，给人一种滑稽的美感。他尽可能睁开小圆眼睛，猛然用力坐下，底下巨大厚实的蒲团已经泛旧。如果戴上麦秆编的帽子，那僧人的头顶就像跳舞的比利肯头^③，剃度得相当到位，透过仅剩的十分之一的头发可以看见厚厚的赭红色头皮。

他那显得很小的，看起来坚硬非凡的脑袋结实地嵌在发育良好的、又肥又圆的猪一样宽阔的肩膀上。他对如弱柳扶风般纤弱地走进房间的“大器晚成”先生投去一股灼灼的目光，刚好呈端坐半身正视的样子。“大器晚成”先生稍稍翘起了一下，但是他毕竟是正人君子，所以没有惊慌。他平静

① 书院客厅和木板窗外的窄走廊之间设有榻榻米的走廊。

② 对僧人的戏谑称呼。

③ 尖尖脑袋。

地站着，简短地说明来意，然后讲述了在这里得知的传闻。和尚听了他的介绍，表示理解，并显出随意的样子。

“啊，我从乌鸦那里感知到您要来，原来是这样，随时欢迎。这里亮堂点的房间您随便选，不过那种房间可能有点漏雨。被褥倒是不少，只是有点硬。没有美酒佳肴，我想这样可以显得主客平等。（临时安排的）澡堂我已经吩咐藏海和门前的弥平爷，从明天开始你就可以每天烧水洗澡。这可不是免费的，每天大概算您三钱。您应该累了吧，伸伸脚躺下休息吧。”

藏海打开拉窗，把“大器晚成”先生带到面对庭院的外廊，“大器晚成”先生跟在后面绕过回廊后看到一间几乎连装饰都没有的空屋，这空屋就在面对同一个庭院的地方。因为外廊窗子只不过是一排排三四寸刚好能通过些光线的样子，所以里面黑暗极了。“这房间不错。”藏海站在房间前一边说着，一边只拉开这间房子的防雨拉门。庭院里的树木都厌烦了下雨。大雨滂沱，下得比之前更大了，雨水从老化成之字形的木檐杂乱无章地流下。乍一看那檐边生长的瓦苇被雨拍打着，仿佛在叩头说“我错了”“我错了”似的若隐若现。

天空被雨封锁着，只稍微暗下来一些，夜色就逼近了。巨大的庭院对面已经变得黯淡并模糊起来，这时空虚的“大器晚成”先生心中感到除了哗啦啦的雨声外，似乎还有其他声音。他再留意去听，确实有什么声音。“唉，也许这附近……”当他转过头正欲在一片烟雨蒙蒙中放眼寻找有可能发出别的声音的事物时，已经和他没了隔阂的藏海触了触他肩膀：

“那声音是瀑布发出来的，您可以在那里洗澡。”他拿手

指了指。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雨这么大，看来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了。如果是大晴天，这院子的景色可以尽收眼底。”原来如此，山嘴^①伸到院子左边一个角落，像是从树木的葱郁中流出一股水。

夜里，“大器晚成”先生被带进起居室，和尚和藏海同他一起共进晚膳。果然没有山珍海味，只是冰冷的搀了碎麦米的饭、萝卜叶子酱汤、又咸又辣的煮车麸^②和分不清模样的山草腌渍的带香味的食物。所谓膳食别说是寒酸，简直就是在用涂黑了的宗和膳^③招待客人。筷子也是黄色劣质漆涂的竹筷，看了就令人生厌。

因为藏海是个少有机会接触俗世的山中少年，所以想着能从新来的客人那里听到一些令他耳目一新的传闻而显得饶有兴致。但是和尚虽说不是那种小气吝啬之人，可总是一副与人格格不入的模样，摆出一副不认为有什么闲话好讲的样子。即使在吃完饭，三人开始喝茶之际，因为他没有兴致参与聊天，所以“大器晚成”先生也只是稍微听闻了些这边的地势情况：这里以前是座宏伟的寺院，寺院正前方是溪流，溪流的对面是岩壁，庭院左边也是山，寺院和门前村落一带形成一个大盆地。藏海与和尚时不时听着风向变化引起的哗啦啦的大雨声，脸色就变得黯淡，双目对视之后显出心照不宣的神情。

“大器晚成”先生被带进安排好的房间，寺院还为他准

① 山端。

② 面筋的一种。

③ 宗和膳，膳为装食物的方盘，宗和膳的盘子则为黑色或是红色，四个角落则有脚架。